

魏

書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
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
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直郎天興中給
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
祖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
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
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

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
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
輅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
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
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
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兔在後
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恠之命浩推其咎
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
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

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議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
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
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
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
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
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
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

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旣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

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妄各
人御衣一襲綃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
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謡
妖言而後行其灾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
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
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
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
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

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遊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

裕舟舩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
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
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
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
久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
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
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
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

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
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
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
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
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
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
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

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

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
 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
 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
 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
 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
 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
 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
 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
 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

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

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
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
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
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
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
洽四海自與義農齊列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

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耻乃結忿於蠕蠕
背德於姚興擡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
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
酒十觚水精戎鹽二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
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
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
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
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

生由人而起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
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
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
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
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
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
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家人筐篚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昂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